

5434
10

移交品

綏區屯墾第一年工作報告書

綏區屯墾第一年工作報告書

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編印
中華民國廿二年春季出版

屯
田
衛
國

閻
錫
山
題



绥西屯墾是：

富兵於農；

開墾西北；

鞏固邊疆的初步！

何仲英



閻 綏 靖 主 任 何 像



傅會辦宜生肖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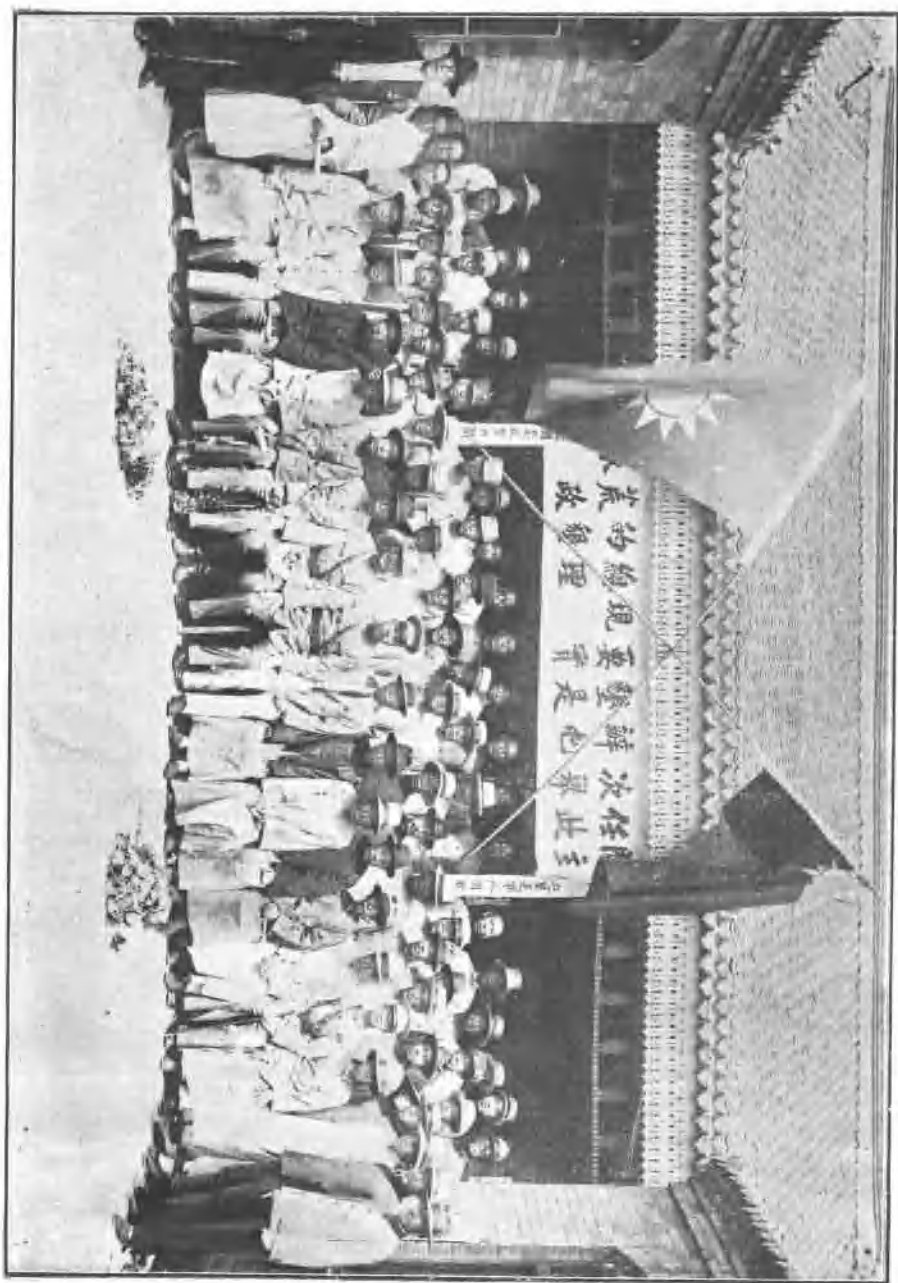
王會辦治安肖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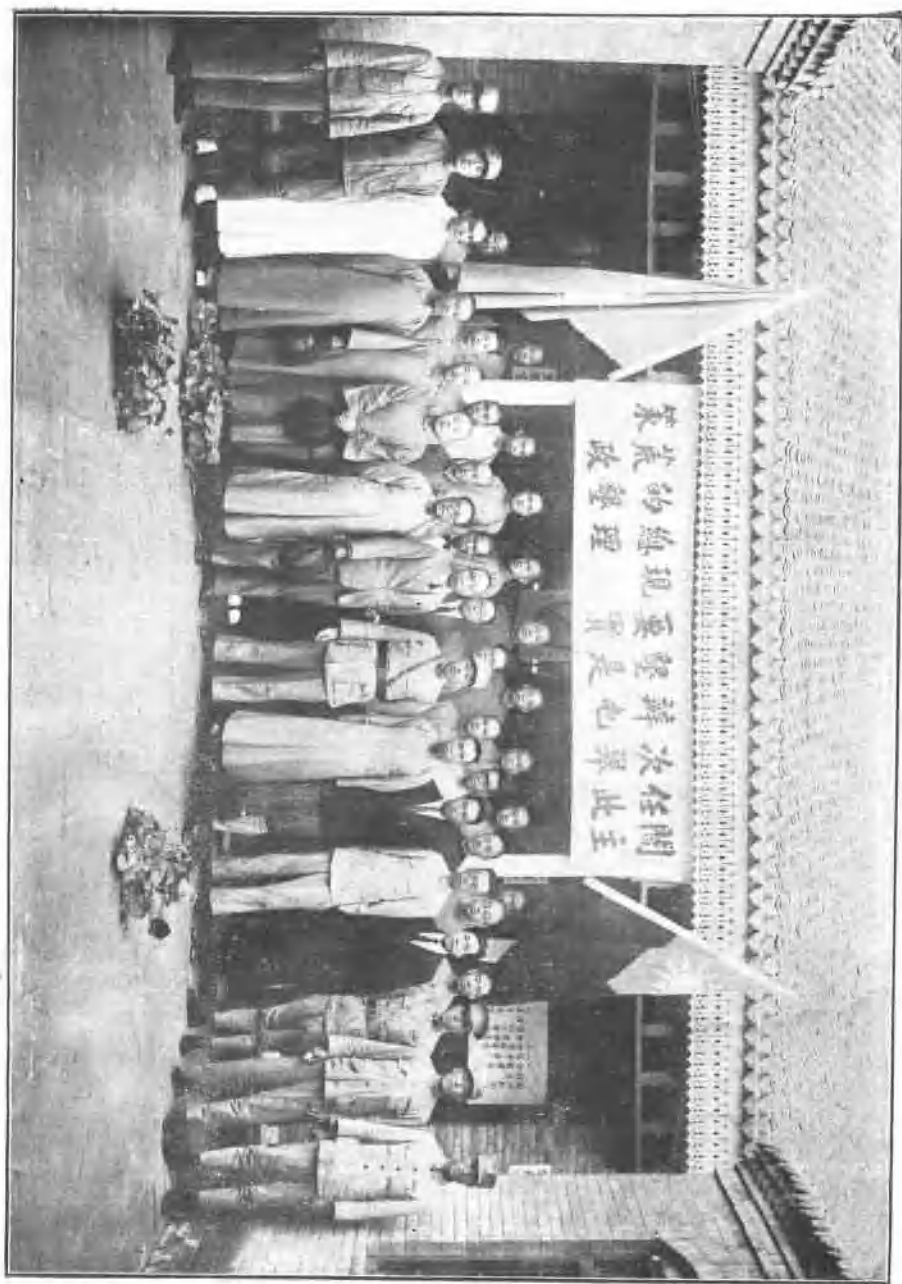
石 坐 辦 華 嚴 肖 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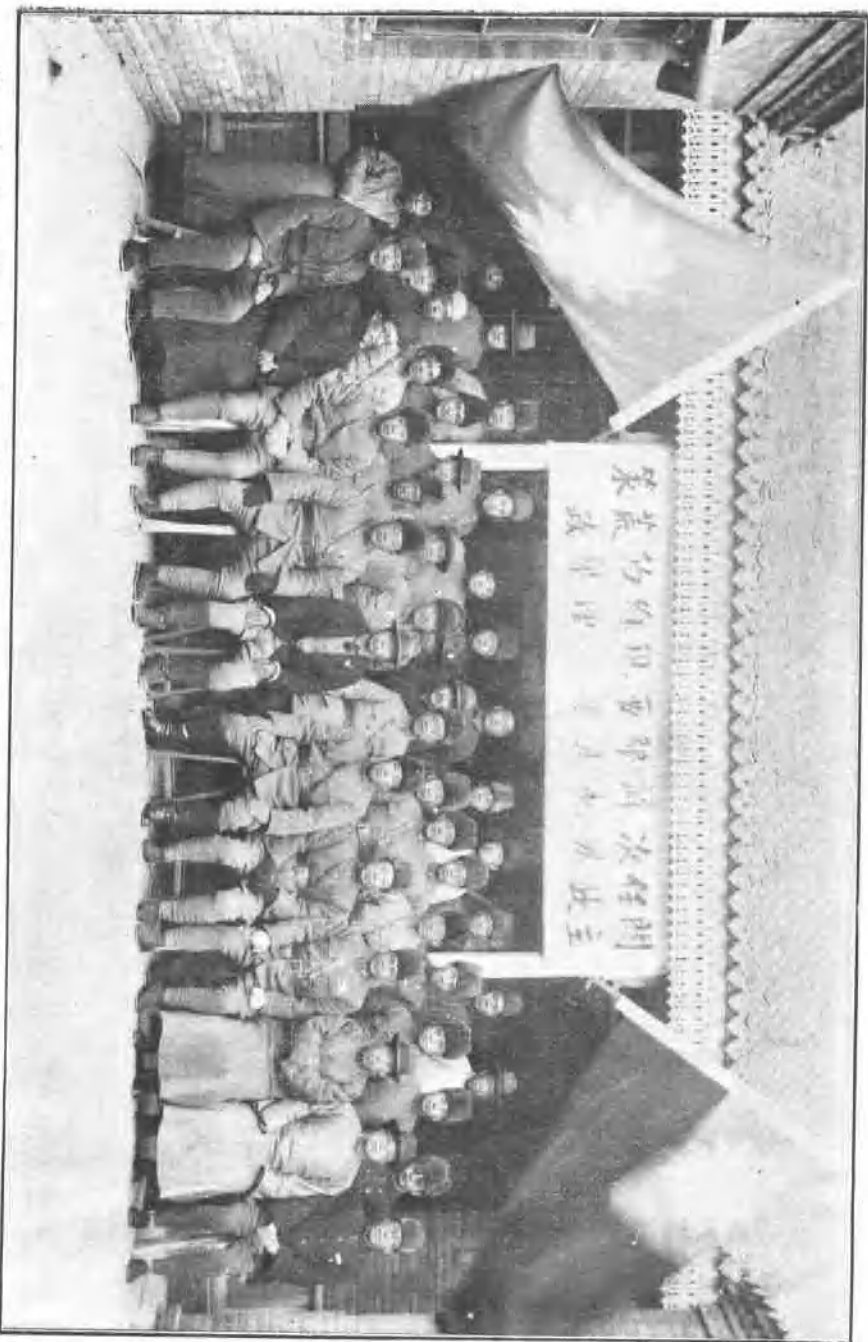
李 師 長 舒 民 肖 像



綏遠區督辦辦事處舉行成立典禮像



豫 省 政 府 總 理 兼 農 業 部 長 閻 錫 山 現 任 豫 省 政 府 總 理 兼 農 業 部 長



第一期屯墾部隊官長與屯墾事務全體職員像

綏區屯墾第一年工作報告書序

民國十六年，余駐防包頭，感於內政不修，邊疆多事，外蒙收復無望，西北屏障已失；而綏蒙壤地毗連，唇齒相依，沃野千里，榛莽未闢，致使利棄於地，至爲可惜；因興開發荒徼，建設邊防之念。本欲建議當道，積極經營；乃以參加北伐，率師東下，未克如願。然獻身西北，則矢志不渝矣。

十七年，北伐告成，余以三十七師衛戍北平。於十八年春，奉命移防綏遠，兼任綏區警備司令。適值綏省荒旱連年，土匪遍地，瘡痍滿目，民不聊生，非與言開發建設之時。乃積極於剿除土匪，賑救災黎。未及三月，悍匪授首，股衆肅清；秩序安寧，民氣蘇復。遂以開發西北，上言閻公，獲蒙嘉納；即在薩縣籌設新農試驗場，在五原設計模範縣；並整理後套水利，疏通西北交通。閻公之積極開發西北，於此已見端倪。

十九年，不幸戰端肇發，余復率部離綏；使開發西北之工作，遭一挫頓。私衷不愉，莫可言宣。比戰事終結，余復返綏遠原防；深覺國事机樞，民生憔悴；非裁兵無以弭內爭，培民力；非造產無以裕國用，利民生。而化兵爲農，實行總理之「墾荒政策」，實爲救國要道。爰於二十年春，將編餘官兵八十餘人，組爲墾殖隊；由余出資在五原縣屬之錦繡堂，購地數十頃，遣往耕種。是爲兵墾試辦之初步：一以測後套土地，可否經營；一以察現役官兵，

能否耕種。經一年之試驗，得知土地收穫尚豐，一人耕種之所得，足可維持其生活而有餘；而官兵對於苦勞之工作，亦頗感興趣。至是軍界同人，社會人士，已目覩兵墾之成績，而確知爲救國之一道也。

本年春，首得傅主席宜生，李師長舒民，石總辦華嚴之同情，由七十師，七十二師，七十師，各撥兵士一連，名爲試辦兵墾隊。成立墾殖聯合辦事處，特聘石總辦爲處長。在臨河縣屬之祥泰魁，覓地三百餘頃。所有一切築堡，開渠，購置農具，籽種等款，全由傅主席李師長與余三人籌墊；至新村設計，及築堡，開渠等工作，則由石總辦及周劍吾石煥然王增藩四人進行。預定每隊在耕作地之中心，建一新村，爲後套建設之先導。士兵晝夜辛勤，手足胼胝，工作數月，開成寬三丈，長六十餘里之渠一道，命名百川渠，連民地召地可灌地一千餘頃。築起寬一百三十丈，長一百五十丈之土堡一所，命名百川堡。堡內之村公所，村公園，街市道路，以及兵民住所，均已規畫完備，逐漸興修。新村建設，已粗具規模。

當去歲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舉國上下，力圖自強。有識之士，咸知外患由於國弱，國弱由於民貧；故於「經濟絕交」「武力抵抗」外，不能不積極於經濟建設，以奠國家之穩固基礎。閻主任東山再起，抱定「造產救國」之旨，認爲非盡力於生產事業，不足以救危亡。既見後套之小範圍兵墾試辦，已告成功，乃決舉行大規模之試辦。夏初，先以編餘軍官五百人，組爲軍官屯墾隊。設兵墾試辦處於包頭市，委石總辦爲處長。在五原縣屬之董國隆及臨河縣屬

之永安堡兩地，實行耕作。以到達較遲，農事已違，未及下種，而於挖渠，牧畜諸工作，則已開始進展矣。

夏間，閻主任在并設綏區屯墾務委員會。經縝密之研究與計畫，而有綏區屯墾計畫綱要之決議。七月，於包頭成立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。閻主任自兼督辦，委張前市長 桐軒，傅主席 宜生，與余爲會辦，石總辦 華嚴爲坐辦，並令余代行督辦職權，負責籌畫一切。成立迄今，實施計畫，已初步擬定。凡事均取實際主義，故計畫力求周密，務期能說到作到。初步進行，約分三期：七月至十月，爲「調查時期」，——凡土地之履勘，地勢之測量，及土壤，物產，農事習慣之調查等，均已分組實施。本年十月至次年三月，爲「籌備時期」，——凡河渠之整理，農具之購置，及牛具，籽種，建築材料之採辦等，均於此期辦理；目前方在進行中。明年春季，開始耕種，至秋後收穫，爲「試辦時期」，——將以三團兵士，實行屯墾。在此規模較大之試辦實施後，一切社會建設，均將同時開始：成立新村，提倡合作，以及牧畜，造林，築路等工作，按照實際需要與可能，逐次舉行。如明年之成績良好，即是第二期之試辦成功；屆時再行擴大。正式舉辦，而入屯墾實行時期。一切已有頭緒，進行自較便利迅速矣。

以上所述，爲籌辦屯墾之經過，與最近進行之計畫。至於詳情，概載篇內。幸國人多予以實際上之教導與援助。靖國當率同人等，以最大之努力，竭全副精神以完成之也。是爲序。

二十一年十二月陸軍第七十師師長兼綏區屯墾會辦 王靖國序於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。

綏區屯墾第一年工作報告書序

人類生活，以質言之，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；以量言之，分個人生活與團體——社會生活。物質生活，是下層基礎，即衣食住行等類；精神生活，是上層建築，即藝術信仰科學哲學政治等類；個人生活，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；團體生活，尤不應與民衆大多數的需要相背馳。故人類生活，無論其質與量，應時時刻刻注意其整體性，與其交互關係。而下層基礎中，能以推動整個人類往前進步者，厥惟生產力。所謂生產力者，即原料與工作器具及勞動力三者結合而成之力也。生產力愈發展，人類生活愈富裕，社會文化亦愈易進步。然生產力發展矣，若無相當力量以衛護之，則生產力所造出之幸福，必不免爲橫暴者所摧殘，或被狡黠者所攫取，以釀成人類之大不幸。故吾人改進社會，應根本提倡生產力之增加，同時應樹起有效力量以衛護之，所謂力量中最有效者，莫軍事若也。生產力與衛護力二者，是相依爲命的，不可偏廢，尤不可爲畸形發展，必須勻稱的結合起來，然後整個的人類生活，才能爲健全的發展；國家方面，民族方面，才有完整鞏固的立場。這不僅是一種理想上的原則，實是已往歷史所詔示我們的一種必然的因果事實。

把握着這種原則，來檢查我國民族歷史上的生活，就可知病態之所在。我國自井田破壞，寓兵於農之制隨廢，募兵之制以成；而兵民中間遂劃分一極深廣之鴻溝。——至於封建制度之

不適於現在，是另一問題。——此後生產力的主腦是農民，衛護力主腦是軍隊，二者宣告獨立，各不相顧。招募之兵，一行入伍，即失其固有的職業，不復生產，簡直成爲一種寄生之虫；一般備有生產力之農民，則終身不明軍事爲何物，昔執干戈而股慄，今聞槍聲而心驚，羣成爲一種怯懦之夫。故我國民族之在今日，量的方面，雖尙號稱四萬萬之衆；而在質的方面，則不過係一小部無生產力的寄生虫，與一大部無衛護力的怯懦者，兩種份子的集合體而已。回想兵民分立之初，本爲適應當時社會之需要，因文化進步，分工複雜，兵出力以衛民，民納稅以養兵，雙方發揮所長，互相扶助，固深合科學上分工合作之原則，不可厚非。但積久弊生，物極則反。末流所至，在人民方面，因一部衛護者之坐食分利，消耗浩繁，而生產力反日以減少，生活日艱。在軍隊方面，因無生產的技能，具有強大武力，對於無衛護力的人民，發生壓迫剝削的行爲。一則擾亂社會的秩序，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，破壞生產力的發展；一則軍隊本身，日趨腐化，失其衛護效用。一旦強寇壓境，盜賊跳梁，反遼巡退縮，拱手讓人，向之以爲兵民分工合作者，今則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。這寧非中國的病態嗎？再進一步言之：現代國際戰爭，乃全國總動員，純非昔日各以一部分軍隊相見於疆場者可比；彼傾全國之力以臨我，而我僅以少數部隊應戰，其餘大多數國民，皆係一盤散沙毫無自衛力的怯懦者；勝敗之數，彰彰明甚。故今日爲國家民族生存計，宜從整個的人類生活着眼；將生產力與衛護力二者重復勻稱的結合起來。令軍隊農民化，工人化，社會化，皆備有生產力，